



帽子樓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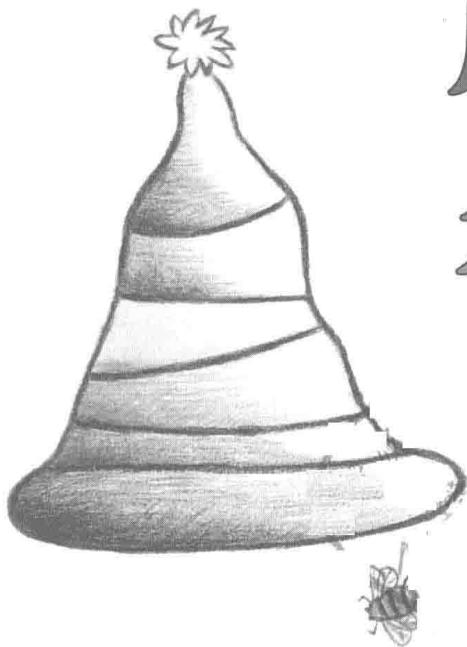
樓佳鈺著

帽子樓

旅

行

樓佳鈺著



浙江出版聯合集團
浙江文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帽子楼旅行 / 楼佳钰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339-4444-5

I . ①帽… II . ①楼… III . ①儿童故事—作品
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30947 号

责任编辑 徐 昂

封面设计 吴 瑾

手绘插图 楼佳钰

版式设计 水 墨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帽子楼旅行

楼佳钰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 179 千字

印张 10.75

插页 9

版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444-5

定价 32.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 录

吹出来的糖楼.....001
镜子屋.....012
迷失的世界.....029
三兄妹.....047
女王.....067
地牢.....082
重生.....100
错乱的钟.....118
短暂的重逢.....134
丑丑的家园.....151
挑战.....171
评蛋师的秘密.....189
梦之眸.....208
拍卖会.....225
逃跑的客人.....241
黑市交易.....258
欢乐梦工场.....275
再脱魔掌.....293
蒲公英草地.....312
回家之路.....330

吹出来的糖楼

把我的幻影和梦
放在狭长的贝壳里
柳枝编成的船篷
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
拉紧桅绳
风吹起晨雾的帆
我开航了

——顾城《生命幻想曲》



好像看完了一场电影，还没有把自己从逼真的故事中拔出来，钥钥从三楼世界走出来时，恍恍惚惚的，又想到了找妈妈。要不要再往上走呢？可是不往上走也下不去了啊。“不进准后悔？”进了才后悔呢。嗒嗒嗒，嗒嗒嗒，原地打两个转——逆时针、顺时针，钥钥的左脚和右脚似乎在闹矛盾，谁也不听谁的，谁让它们的司令官做不了决定呢？而事实上钥钥现在不是进退两难，而是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事情是这样的。钥钥和妈妈去上数学培训班，不对，是妈妈送钥钥去上数学培训班，路上碰到一个卖麦芽糖的。竹筐里挤着的一段段白白胖胖的麦芽糖，一下子勾住了钥钥的大眼睛和胖脚丫，当然胖脚丫装在一双大一号的粉色运动鞋里，你们可瞧不见。钥钥把又要上培训班的不快抛到了脑后。她不由自主地咂了咂舌头，咽了咽口水，口水里好像真有麦芽糖香甜的味道。钥钥觉得妈妈真是顶聪明的妈妈，因为她立刻就停下来问价格，似乎要买的样子，可是钥钥实在不耐烦妈妈和小贩讨价还价，大人就是这么麻烦啰唆，多付一元少付一元有那么严重吗？

钥钥东张西望起来。这条路钥钥可熟悉了，街上有哪几家卖零食的小店，钥钥闭着眼睛都能指给你。正是谷雨过后，天气放晴，阳光明媚而不热烈，清风徐徐，旧城改造时没有被更换的行道树郁郁葱葱，空气里都有绿色的味道。不知从哪里飞来了

片片柳絮，沉沉浮浮，轻轻悠悠飘到了马路对面。

嘿，马路对面有个吹糖人的！钥钥以前在民俗老街见到吹糖人的，脚就像粘在地上不肯挪了。妈妈说她小时候管这种糖叫“秦糖”，其实应该叫“饧糖”，就是麦芽糖，古人词里就有“家家户户买饧糖”^[1]，现在反正都南腔北调地叫。“小时候的味道就是‘秦糖’的味道。”妈妈好像很怀念的样子。钥钥买了一只老虎。妈妈说只有三分像，“瞧瞧这身体，哪是老虎，明明是猪嘛！这头，连猫都不像，也说不出像什么。我小时候的糖人可逼真多了！”不过钥钥还是把它当宝贝一样藏着，直到化成一摊黏糊糊的糖水，还毁了钥钥的家校联系本。满满当当一面告状的话刚好被粘住了，钥钥费了好多口水才让老师“相信”自己不是故意的，好吧，就当老师是相信自己的吧。后来钥钥特地再去老街找吹糖人的，却没找见。这次可真难得，钥钥立刻忘了马上可以到嘴的糖，也忘了妈妈的“不要一个人过马路”的嘱托，飞快地穿过了马路。

一个眉毛像毛笔、胡子像拖把的老头，穿了一身古里古怪的青灰色长衫，正在往一只小炭炉里加炭。炉上有一排小柜子，里面放了各种颜色的糖稀。柜子上有一个草扎的架子，架子上插

[1] 出自唐朝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祭灶王》：“家家户户买饧糖，廿四黄昏祭灶王。家长家娘密密拜，俱求好话奏天堂。”

了几个做好的糖人。有戴着莲花帽披着红袈裟面相庄严的大和尚,有围着虎皮裙手搭凉棚脚踏筋斗云的毛猴子,有长嘴大耳腆着光肚子举着钉耙的黑猪怪,有挑担子挂圆珠的络腮胡光头大汉,还有一匹昂首奋蹄的白骏马。又是《西游记》,动画片也好,古装剧也罢,一到假期,电视里就循环放连轴放台台放。像倒是蛮像的。

“你会吹老虎吗?”钥钥喜欢老虎,去动物园也总吵着要看老虎。人家说老虎这么威风凛凛,应该是男孩子喜欢才对,女孩子应该喜欢小绵羊,钥钥对此很是不屑。

“当然会,我祖上几代人都是吹糖人的,我打小就能吹、就爱吹,什么都能吹。”老头子的口气比上次那个吹糖人的大得多,大得都没边儿了。

“吹,吹牛吧。”钥钥轻轻嘀咕了一声。

老头子听力不赖:“嘿,你这女伢儿说话好没礼貌!你瞧这些个《西游记》里的人物,还不错吧,那都是小意思。”

“你吹一只老虎我才知道,是小意思还是大意思。”

老头子捏捏剪剪吹吹,粗短的手指竟像轻捷的燕子穿梭起落,三下五除二一只吊睛白额猛虎就诞生了,每一根胡子都劲挺有力。

果然比之前民俗街买的强多了。

“什么叫栩栩如生？这就叫栩栩如生！”

瞧着老头子得意的表情，钥钥问：“切！这是小意思还是大意思？”

“小意思啦。我还能吹出一幢你从来没有见过的房子，那房子可是有魔力的哦！”

“真的吗？我不信！”

“我都这把年纪了，会骗小孩吗？”

“那可不一定，也许你觉得骗小孩很有趣呢？大人总爱骗小孩。骗小孩不好好读书以后就会捡垃圾，可是大人自己小时候就总是玩总是玩；骗小孩不能撒谎否则会被大灰狼吃掉，可是大人自己就老是撒谎也没有被吃掉。大人总是骗小孩不能做这个做那个，可小孩子总要长大的，总会明白。我可是不那么好骗的大小孩、小大孩、小大人！”

“哈哈哈，你这个女伢儿倒是挺有趣的！我要破例为你定制一幢有魔力的房子。”

钥钥以前相信这个世界有魔力，就如同相信有圣诞老人存在一样。因为每个圣诞节早上她都能从挂在床头的圣诞袜里翻出自己想要的礼物。有一回她给圣诞老人写了贺卡：

亲爱的圣诞老人：

您好！今年我有一个心愿，想要有一辆自行车，这样我就能自己骑车去上学了，我已经足够大了，再也不要爸爸妈妈送了。不过如果您没有自行车也没有关系，我想您要为那么多的小朋友准备礼物，不一定来得及。每年都能收到您的礼物，我很开心！请您一定要收下我的巧克力！谢谢！

钥钥

×年×月×日

在贺卡上钥钥画了一朵大大的太阳花，涂上金灿灿的颜色。她把贺卡和巧克力用一条顶漂亮的丝带扎起来放在床头。

圣诞夜，钥钥挣扎着想不睡着，但最终迷糊过去了。第二天一睁眼她就在床前发现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锃亮锃亮，贺卡和巧克力也不见了。钥钥觉得自己幸福极了。她激动地叫来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显得十分激动。到学校后，她美滋滋地告诉同学们，圣诞老人收下了她的礼物，并满足了她的心愿。可是大家都嘲笑她，说哪有什么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就是爸爸妈妈。钥钥越是争辩，大家笑得越开心，还是同桌给她出了一个主意，让她去翻爸爸妈妈的抽屉。后来钥钥果然在妈妈的书桌抽屉的最里

面发现了一个信封，信封里放着贺卡、丝带和巧克力包装纸。

钥钥的心碎了。

“什么魔力，都是骗人的！再说这么一点糖怎么可能吹出一幢房子呢？”钥钥对自己的逻辑推理能力很满意，虽然她很想有神奇的事发生，她希望真有一幢有魔力的楼，就像她依然希望圣诞老人是真的。

心碎之后的又一个圣诞夜，她写过一首小诗：

明天

原来的盼望，现在还是盼望，
可却忘记了什么是我盼望的。

我只记得，我盼望的是 12 月 24 日的夜晚，
是“圣诞老人”来临的夜晚。

早早地，早早地，
我便挂好了圣诞袜。

红红的，红红的，

每年都会秘密地装满花花绿绿香香甜甜。

曾经有一封信和一块巧克力，
去而复见。

虽然在心中，
我已不确定地否认了圣诞老人的存在。

但，
我依旧挂好了圣诞袜。

尽管那是明天，
但我今天已经准备好了！

的确，虽然抛出来的话有着坚硬的理智，可是她的心里还怀着柔软的希望。

“以前还从来没有人敢怀疑我的神技！顽固不化的家伙，看來你是一定要眼见为实啊！”

老头子拧着眉毛瞪着眼，气呼呼地开工了。

很快钥钥就由不信转而怀疑，由怀疑变得肃然起敬，她的眼

睛也越睁越大、越瞪越圆。

打从钥钥记事起，这个城市多少大楼拔地而起，会长个子的脚手架、机器人怪兽一样的工程车、难缠的能钻进眼睛的尘土、两幢烂尾楼三年如一日……钥钥都见识过，可是从来没见过哪个工程队能这样干干净净、安安静静又如此快速利落地造出一幢楼来。如果不是妈妈一直以来的唠叨：“不要拿手揉眼睛！”钥钥被烦得没办法才勉强改掉了这个大人眼里的“坏习惯”，钥钥一定会使劲揉揉眼睛，来看个真切。

老爷爷的糖稀似乎永远也用不完、糖壁也似乎永远吹不破的样子。不一会儿，他真的吹出了一幢楼，一幢稀奇古怪的楼！

楼很高，尖尖的像一顶巫师帽，颜色斑斓。咦，怎么和钥钥那幅被老师表扬的水彩画一样呢？线条虽然歪歪扭扭的，不过看上去很有趣，一层一层有不同的颜色，楼顶还有一个毛茸茸的球。画茸球并不难，但是用糖稀吹出茸球那得多难啊，老爷爷轻轻松松就完成了！整幢楼看上去结结实实，一点不像是糖做的，钥钥吃惊极了！老爷爷满意地看着她的表情，气显然已经消了。他得意扬扬又神神秘秘地说：“要不要进去看看？”

钥钥使劲儿点点头。

进门之前老爷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钥钥！”

“好，这幢楼的名字就叫‘钥钥’啦，我等你出来。这可是一幢神奇的楼哦。”老爷爷朝她眨了眨眼睛。

钥钥的名字是爸爸给取的。他说“钥”字有“重要”之意，也有“钥匙”的意思。钥钥是爸爸妈妈心目中十分重要、无可替代的人，也是开启爸爸妈妈心结的“钥匙”：无论爸爸妈妈在外面遇到多少不顺心的事，钥钥总有办法让他们高兴起来。不过钥钥对爸爸说的“十分重要”不很满意，她想成为爸爸妈妈心目中最重要的人，可是爸爸对她说，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呢。爸爸取这个名字原来用的是“悦悦”的读音，可是大家都念熟悉的“要要”的字音，连老师也这么读，最后爸爸也只好随了大流。“本来就不应该用多音字取名。”妈妈当了一回事后诸葛亮。

紫水晶一样的大门敞开着，“进去，进去！”那是钥钥心里的声音吗？门里炫目的紫光似乎有着强大的磁力，钥钥不知不觉就被“吸”进了大门。

抬头一看，哇，楼梯好高啊！形状像经常被钥钥大卸八块、部件神秘失踪的水笔里的弹簧圈一样，一圈一圈似乎都要缠绕到天上去。既然这幢楼是老爷爷用糖吹出来的，那里面的一切也应该是糖做的吧，会不会舔舔就把它们舔没了呢？钥钥于是用舌头舔了舔楼梯扶手，一点都不甜，分明就是木头做的。老爷爷是怎么做到的？也没见他把东西往里搬啊，的确神奇！

钥钥又想，如果跑到最顶层，从窗口向下喊一声妈妈，妈妈会不会吓得脸色煞白呢？钥钥于是立刻去爬楼梯。可是奇怪的是，每爬上一层她发现自己又都回到了一楼。她仔细看了看，一楼楼梯左边有扇小门，地上有一个进入的手指标志，那个指出方向的食指上面还有一串闪闪发光的小字：“不进准后悔！”她听到老爷爷的声音从外面传来：“进去吧，钥钥，里面好玩着呢。”

钥钥对自己说：“我看一眼就走。”于是她毫不迟疑地推开小门进去了。

镜子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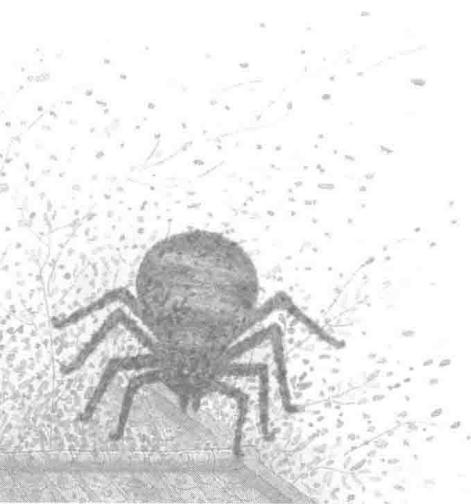
我就是我。

一个令人不解的偶然，

一如每个偶然。

——[波兰]辛波斯卡《在众生中》

陈黎、张芬龄 译



仿佛瞬间站在了夏季正午的烈阳下，到处一片明晃晃，晃得钥钥眼睛疼。

然后她看到了无数个小姑娘，长得一模一样，只是角度不同，有各种侧影，还有后背。当她仰头时，吸在天花板上的小姑娘正脚朝上头朝下，昂着脖子看她，表情迷惑、兴奋又有点害怕。愣了一下之后，钥钥马上意识到周围都是镜子，镜子里的人当然就是她自己。她一下子又忘记了刚才的迷惑和害怕。镜子里的小姑娘甭说长得还挺不错的，鹅蛋脸，眉毛眼睛鼻子嘴巴怎么看怎么顺眼，不过眉毛眼睛鼻子嘴巴不就该这么长吗？

钥钥想起第一次钢琴课马老师对妈妈说的：“这丫头还真是个美人坯子。”钥钥不知道什么叫“坯子”，但是“美人”二字她是懂的。不过钥钥那时对马老师的姓更感兴趣，居然有人姓马，一定也有人姓牛、姓羊吧，那还有姓猪的吧。然后钥钥就自个儿“咯咯咯”乐开了，让马老师和妈妈一头雾水。妈妈不仅不说钥钥好看，而且总说她邋遢，不像个小姑娘，一天就能把衣服穿成抹布，鞋子穿成垃圾堆里或是烂泥里淘来的废品。钥钥才不管呢，该怎么玩还怎么玩。

现在钥钥对着镜子做了好几个舞蹈动作，最后还把腰弯成了一座小桥，这可是老师经常让她给同学们示范的标准动作，镜子里所有的钥钥都做了一样的动作，唰唰的无数座小桥。有趣